

雨林向海

——从夏至到冬至 海南宁远河藤桥河溯源之旅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崖州
海南日报社三亚新闻中心 联合出品

A 临水立邑，千年不搬

关于古崖城的明文记载始自公元6世纪末，隋文帝赏赐冼太夫人“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”，这是海南唯一的封邑记载，临振县治就是崖城。

“无水不立邑”，海南唐宋诸州治所均在大中河流出口附近，其中琼州治宋代才定位府城，万州治避乱搬迁，从隋唐至清末一直未改位置的，只有儋州和振州（宋以后的崖州）。不过儋州城地势低常遭水患，且井水咸卤，位于宁远河北岸的崖州城却水患极少，条件出奇优越。

崖州古城和肥沃的崖城平原，都是宁远河的儿子。

宁远河的崖城大拐弯，由于特定水文，激流深切河槽与史前淤积高埠紧邻，城南就是良港。唐代与宁远县并立的吉阳县“在州城东，后废”，是对崖城“居吉居阳”形胜的精辟总结。

崖城故址当代海拔比周边高出约两米，唐宋淤积未熟，相对高差应该更大，城址无惧水患，成就了海南罕有州治“千年不搬”的传奇。从鉴真、卢多逊、丁谓、胡铨到王仕熙，唐宋元诸多名人遗迹都集中在这小小地埠及周边，可谓异彩纷呈。

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，宁远河口淤积逐渐加速，冲积洲不断向浅海发育。从宋至晚清，港口因水情不断外移，有明确位置可考的右岸主港外迁四次，左岸两个辅港各迁二次，但州治“百水不淹”的优势无可替代，于是港迁城留。城港不断远离，是宁远河口文明演化的基本脉络，随之而来的是农耕圈不断扩大，人口逐渐增多。

12世纪末以前，宁远河下游“其深莫测，传有龙潜”，在海上丝绸之路中，位于宁远河口的前沿港口无疑非常重要，可惜记载湮没了。

水运能力是崖城之所以成为州治、县治的基本条件，20世纪其水运地位被条件更为优越的三亚取代，崖城的治所身份最终消失。

B 唐宋江口，喜迎鉴真

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，曾遭风漂流到琼南振州，受到冼夫人后裔、别驾冯崇债款待，驻锡一年，成为海南文化史上—件耀眼的大事。

鉴真在何处上岸？史料这样记载：“夜发，经三日乃到振州江口泊舟，其经纪人往报郡。其别驾冯崇债遣兵四百余人来迎。引至州城，别驾来迎。”

相关人物不徐不疾，三次往返于泊舟点与郡城官邸之间，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港紧邻的局面。州城环绕厚密的刺竹丛以为防御，振州官署“有清心堂，正寝后有楼”，此楼很可能是瞭望台，是与首脑机关直连的重要观通、战备设施，鉴真船甫—靠岸，“经纪人”（幕僚）已在水边迎候，应该就是观察哨发挥了作用。

笔者推测，唐宋宁远河的喇叭状河口延伸至城边，海船顺“振州江口”直抵城南码头靠泊。木栈道码头旁边是小广场，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；七八十米外就是南门，冯崇债在城门处恭候，引导至府邸拜见。振州官署设在崖城地埠之顶，即今崖州区中心学校校园的中部，丁谓见“麋鹿时时到县衙”处，“宋元因之，廓署相仍”，一直到解放初县城搬迁前都没变。

从隋至宋，宁远河海港都在城南不远，今崖州区中学校园内未被填塞的盲河道，就是其珍贵遗迹。把鉴真登陆背景设置在此岸，描述就可以丝丝入扣，相反，若在离城十里八里又是河对岸的明清大置港，则无法推演，按水文演化规律，大置一带唐代还是浅海呢。

《琼台志》辗转记载了更早的宁远河状况：“《旧志》：源自五指山，东流转西，绕州之南门，其深莫测，传有龙潜。”注明“旧志”，是因为到明代已发生较大变化，该河不再“其深莫测”了。

南宋《舆地纪胜》，载“（宁远河）海口驿，在郭（城廓）外”；《诸蕃志》载吉阳军“郡治之南有海口驿。商人舫舟其下，前有小亭，为迎送之所”，都未写出里数，说明离城很近，这是隋唐城港相邻的清晰延续。“海口驿”位置应该也在崖州区中学百余米古河岸一带，历史上这里是水驿，胡铨“再涉鲸波”登岸处，当时琼西南陆驿早已不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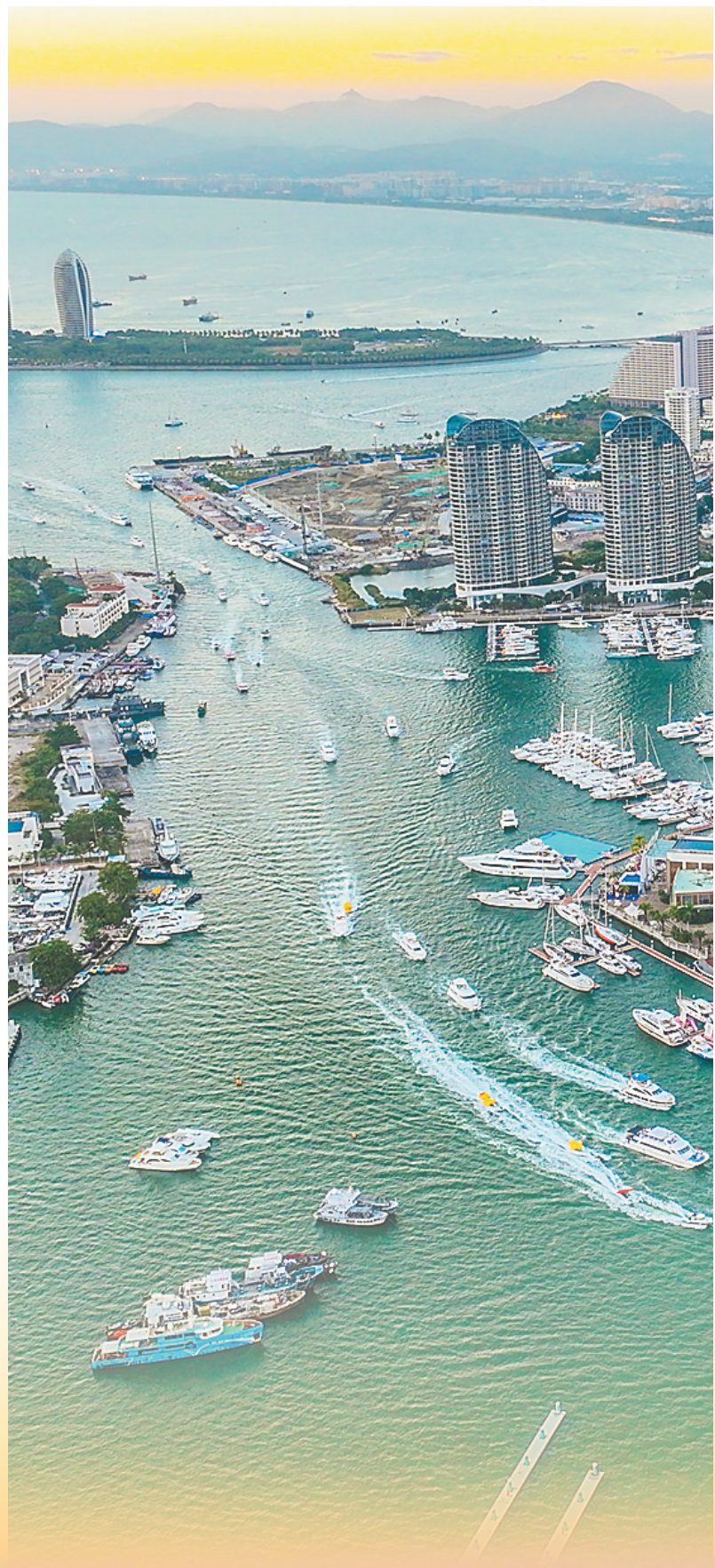
或因水源得灌溉舟楫之便，或以天堑筑军事防御之屏，我国古人择址建城，往往将水道作为关键考量因素，从北域的长安、洛阳、郾城，到南方的金陵、杭州、成都，莫不如是。作为我国历史上位置最靠南的州治，三亚市古崖城的营建亦遵循了“在水一方”的普遍规律。奔流不息的河流，塑造了崖州的气象与文脉，沿河设立的港口，是城市伸向世界的臂膀，也是世界抵达城市的门户。



宁远河河口岸线及港口变化示意图。虚线为推测的古岸线：粉红为宋，淡紫为明，深紫为清后期。绿字为现代地名，红星为港口及其运作年代。底图取自当代地图。

崖州古港多传奇

何以端



三亚港一带，游艇穿行在河流入海口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

C 后河活水，主港外迁

大约两宋之交，州治下游不远出现了新地港，该港“在州西三里，潮水与水南大河相接，通船，分入大置港。”新地港位于今迎旺塔东南，宋代属“保平坊”，可以认为是后世保平港的先声，这是主港外迁的第一个讯号。

南宋淳祐年间，知军毛奎开挖城北后河（大部分河段是史前涵河道，他挖通了东部淤积的“天然堤”），使宁远河水环绕州城。这是琼南第一项重大治水工程，由此城圈更加安全，大片土地陆续得以灌溉。元人王仕熙《江亭记》描画了后河美丽风光，从此“二水夹流”成为崖城形胜。

明初立千户所城，向西、向北扩建城垣后，后河成为城北护城河最宽阔的一段，其历史身份渐渐湮没。城西北水面最宽，城西南不远就是河口，登城楼一望就是海，所以西门叫“镇海门”。

清末，护城河大半淤废，唯有部分老后河和引水段仍活水流淌，河深约五米，清澈宜人，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们还是天天跳下去洗澡，海南建省后才陆续被填埋建房。十余年前，这条了不起的南宋人河干涸河道，依然清晰可见。

宋代城南渐现江心洲，元代城南始有木桥“万里桥”，证实江心洲已经定型，过桥上洲，渡宁远河主流至水南，环岛陆驿再次贯通。

此后，宁远河淤积加快，港口多次外移，越迁越远，间隔也越短。大约元至明初，现在临高村及以南逐渐淤积起新的“江心洲”。明清之交，宁远河已形成稳定的“双龙出海”格局，即大置港所在的现代河道，与保平港所在的保平河道。这种水流更有利于沙洲向河口方向延伸生长，清代江心岛已扩到今保平港。

元明间，保平港迁入“州西五里”保平河道，这是保平港之名首次出现，也是她的第二次外迁。管治全州渔航事务的河泊所设在“保平里”，证实保平是主港，人多税丰，陆路交通也非常重要，桥渡记载清晰。到清乾隆时期，保平港外迁至“州西八里”今保平村一带，晚清则出至河口，“州西十二里”的今保平港。

自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“州西八里”保平港兴，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保平河道走向淤塞，仅余“铁炉塘”，“保港”公路沟通县城。保平村的水运黄金时代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，历史文化名村保平村的古建，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的，经济重心移向今保平港，恰恰使保平村古建得到保护。而现代保平港，已发展成为三亚市中心渔港。

D 两移「番置」，曲终人散

关于宁远河左岸大置港、番坊港的演变，史料显得扑朔迷离，藏头露尾，远不如保平港发展轨迹清晰，折射出它们的航运地位略次于后者，但细细查考，仍能梳理出明显的外迁史。

番坊、大置两港，宋元间位于“州西南三里”即今水南中坊村一带，商贸活跃。当时的州西三里，宁远河北岸是新地港，南岸是如同双子星座并列的番坊港、大置港。三个港口的海港远达南洋甚至西亚，上游数十里河道亦通小舟……

这个追溯，与当代一些崖州历史爱好者的醉心憧憬，似乎真的相差不远。不过三港的方位，却是出乎意料的——新地港在今西园村稍南，番坊港、大置港则在今中坊村一带，离城都不远。初代的大置港、番坊港，可能从十一、十二世纪一直运作到十六世纪中期，前后约五百年。

明代中期以后，两港相继外迁至州南八里（大置）、十里（番坊）的现代河道，即今人熟悉的位置，航运作用也减弱。有资料显示，番人的主体在乾隆前期或更早，已陆续离开宁远河畔迁到三亚羊栏等地，番坊港逐渐消失。

清中期以后，因河道严重淤塞，大置港亦废，但小船仍可活动，作为村落的大置（今称大置）产业大变，村民多已务农。不过，由于海南建省后持续不断的淘挖河沙，大置河道包括整个宁远河下游，整体重新变深了。

宁远河与古崖城，以及关于港口的相关考据，在本人所著《何以崖州——一座古城的前世今生》中有详述，这里只是概述一二。



位于乐乐境内的望楼港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

E 环岛海港，各自精彩



1929年停泊在海口港附近的船舶。资料图

海南环岛港口众多，水情良劣不齐，附近土地肥瘠不等。先人胼手胝足，因地制宜，创造出色彩缤纷的农耕与海洋文化。

崖州东翼有三亚河口的毕潭—三亚港，西翼有望楼河口的望楼港。明代永乐开始的大航海时代，这两个港口一跃成为朝廷指定的南洋、西洋“贡船”首泊港，有过好几十年的热闹辉煌，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，她们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《明史》载永乐三年“以诸番贡使益多，乃置驿……广东曰怀远”，怀远驿接待除日本、琉球之外的海路诸国，也就是西洋、南洋所有“番国”。同年，德化驿移驻乐罗（今属乐东黎族自治县），成为怀远驿的前沿关防，即外国船只来朝贡的报到港，在此进行身份认证，补给淡水与食物，上报有司，等待命令北上。德化、怀远，在含义上是密切呼应的。

《琼台志》载“凡番贡，多经琼州，必遣官辅护”，又载“望楼港……番国贡船泊此”，望楼港促成了德化驿、望楼河口今乐—村内，驿站遗址仍清晰。

毕潭港是明代三亚河主港，朝廷特指占城国贡船首泊于此，故址在水蛟溪与六罗水合流之处，回新社区以东、红树湾楼盘以西的一段三亚河、水泊及附近洼地。不过随着河口拦门沙舌往南延伸，毕潭港出海口越来越偏南，也渐渐淤废，河水最终在鹿回头脚下的狭窄海门夺路西出。清初，新兴的三亚港取代了毕潭港。

琼北南渡江情况较为特殊，受琼州海峡强烈东北洋流的挤压，其河口三角洲无法延长，淤泥多被冲散到西南广阔的海口湾，乃至北部湾。海府地区的港口虽不优良，但位置一直稳定，历史上依靠在港外深水区接驳大船实现海运，是沟通内地的门户。

儋州北门江同样面临河道淤积的问题，元明以后河道越冲越宽，洪水频繁威胁州城。城西十里便是北门江出海口，其北不远有洋浦港，其南有新英浦，两处都是古儋州的海运门户。

万州治，北宋大观年间移至今万宁市万城镇，依托太阳河和金仙水下游的优越地利发展灌溉农耕。州城离海港略远，但利用被称为“小海”的潟湖（古称周村港）通过和乐镇的港北港（古称港门港，又称小海港）同样能比较方便地开展海运，宋代港门港一带有“番神”庙，“商舟往来必祷之”。

综上所述，古时海南“四州军”均有稳定的海港，其他不少县治也有相应港口，海南的海洋文化与生俱来，渊源深厚。

（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）